

性情中人

# 曾广海，现实中的荆棘鸟

○王珍

荆棘鸟,传说中一种虚构的奇特动物,它一生只唱一次歌。从巢巢起,便不停地寻找荆棘树。当它如愿以偿时,就把自己娇小的身体扎进一株最长、最尖的荆棘上,流着血泪放声歌唱——那凄美动人、婉转如云霞的歌声使人间所有的声音刹那间黯然失色!一曲终了,荆棘鸟气竭命殒,以身殉歌,给人们留下一段悲怆的绝唱。

在曾广海带领一群特殊人群纵情歌唱的故事中,可以看到美丽、勇敢的荆棘鸟在飞翔。

泰山脚下天外村广场,一群年纪**50到80岁**的退休老人天天相聚在一个大亭子里唱歌,唱老歌、唱红歌,歌声嘹亮,振奋而年轻。音乐教师曾广海路过,由衷地赞叹:歌唱的人们真美好!忽然一个不和谐音飘进他的耳中,他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侧耳细听。在旁人听来饱满热情的歌声中,他却听出了些许不搭调、不靠谱。

百姓故事

## 灯的变迁

○姚崎峰

当夜幕降临,走在热闹的街市或温馨的公园里,放眼便是霓虹般流光溢彩的灯火,映照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恍惚间,你仿佛进入了一个七彩的童话世界。

灯是光明与文明的传承者,灯具的材质与造型的变化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灯的变迁也记载下了每一个家庭生活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出生在农村里,那时的乡村里虽然已经通了电,但各家都还比较节约用电,整个小村还没有几台电视机,晚饭后一般都早早熄了灯。很多时候点的还是煤油灯或蜡烛。

我读小学时,也做过那种简易的小墨水瓶煤油灯。灯芯上那小小的火,微微跳动,映照着我们的小脸,斑驳的墙上挂着我们被放大的身影。有时搁在书桌前,看书、写字,一不小心,便听“吱吱吱”的声响,闻到一股焦味,我知道是头发被烧了一小撮。

“美孚”灯是舶来品,一般家庭都有,便于挂着使用。造型也摩登了些,主体两头小,中间大,像西湖里的日月潭;有一个可以调节灯芯控制亮度的手动阀,火苗之上有一个玻璃罩,防风。现在却已经成了古董了。看见它,仿佛隔世。

白炽灯发出的光是昏黄的,一般家庭偌大的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灯泡,屋子里也不通明。拉线开关连在一条

他静静地伫立在一旁,悉心地听着,一曲唱罢又是一曲,直到曲终人散。他走上前去对他们的团长说,你们想唱得更好吗?我就是专业的音乐老师。

幸福来得太突然,老人们都没来得及弄明白上苍缘何如此厚爱他们这群喜欢唱歌的人,为他们空降了一位如此专业的老师,教他们如何把握音准、节奏,如何正确发声、控制气息,如何清晰地咬字、吐字……曾广海把一群纯粹的业余爱好者打造成出色演唱团体。

两年之后,**41岁**的曾广海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他是最大龄的学生,也是唯一一个有两位导师,同时修作曲、声乐两个专业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在传媒学院的播音专业做外聘教师,出色的学业成绩加上优秀的毕业论文,都为他留校任教奠定了基础。即使不能留校,在上海高校谋职应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与大城市相比,

曾广海更喜欢农村、喜欢基层、喜欢草根,他想教那些喜欢音乐却苦于没有机会接近专业老师的人。

**2014年**,当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听到曾广海这位优秀的专业人才肯去就职时,高兴地把面试直接改为去上海给他下聘书。

在横店,曾广海的专业素养,尤其是他对贫困生、对弱势群体的一往情深,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和好评。曾经有一个叫葛子辰的小朋友找上门去求助或者说是求救。这个小小的男孩,头上是触目的手术刀痕,曾广海看得很心疼,他的爱心瞬间淹没了所有的利害得失,甚至有点感性大于理性。

**8岁**的葛子辰因患脑中风,左手左脚基本失去了知觉,语言功能也近乎丧失,得病前在学的钢琴也不能继续了。当医生建议音乐疗法时,没有一个声乐老师肯收他,就像让一个路都走不稳的人飞起来,确实是有点异想天开。

著名歌唱家德德玛曾突发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但她用歌声治愈了自己,又重返舞台的故事给了曾广海信心和勇气。他耐心地教子辰唱儿歌《两只老虎》《小白船》,“湛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一字一句地教得满头大汗。一般小孩两天就能学会的一首歌,子辰要花三个月才能完整地唱下来。

曾广海不断鼓励子辰乐感好,进步快。跟着曾老师学歌的时光,是子辰最自由自在的快乐时光。一年之后,葛子辰的语言功能恢复了,可以和健全的孩子一起上学了,歌也越唱越好,声乐考试过了七级。一个悲剧家庭的命运出现了新的转机。连医生都为之感动,深感精神力量的巨大,音乐的治愈力真的是不可思议。

声乐的神奇功效,歌唱对于特殊人群的重要性,让曾广海与生俱来的爱心不断蔓延。**2018年2月底**,当他知道浙江省残疾人艺术团很需要

专业声乐指导老师时,他居然从高校教师变为临时工,甚至连一个编制都没有。如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风范真的让人难以置信,只有残疾人艺术团的学员们坚信,曾老师就是上天派来的天使,是男神。

曾广海就是一只执着地寻找荆棘树的荆棘鸟,一次又一次地把择业的方向低到尘埃里去接地气。他并不是天真到不明白职称、职务、身份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而是他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自己专业能力的提升。所以,他悉心为残疾人进行声乐培训和艺术指导,并很走心地与他们交朋友;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师范大学读博士。

也许荆棘鸟只是一个传说,但曾广海却不是虚构,绝对是真实的存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清澈、明净的信念和情怀,能够穿透岁月,穿透红尘,穿透世上的功利和浮躁。



时尚行人 郭建生 摄

思绪点滴

## 请按确认键

○赵强

变更手续。由此想到人生的果断。当社会生活变得格外复杂起来以后,当信息时代主宰我们的生活之后,不但要与与时俱进,还要果断出牌。那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只能是错失了許多机遇。

有许多人回首往事时,总爱说“我当年最后悔的事就是……”“我当年要是……就好了”之类。其实,我们虽都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什么超人,但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最起码的规划还是可行的。

当然这些人生规划,不但需要智慧还得需要勇气。有不少人爱随波逐流,哪个热潮似乎都在赶,但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这也应验了那句话:“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许多人爱了解别人,甚至不惜以传播他人的小道消息为乐,但就是不去面对自己。可不是吗?临渊羡鱼,还不如“退而结网”!

看来,“请按确认键”,对我们自身的犹豫不决,会起到一些警醒作用。

往事如歌

## 师傅两口子

○陈慈林

给你换。”没过几个月,我再也想换师傅了,因为我感受到了师傅两口子父母般的温暖。

老辈人经常说,当徒弟除了干活,还得讨好师傅:泡茶递烟倒尿壶,什么都做得,否则学不到技术不说,还会被师傅打骂。我师傅却完全相反。浙北的冬天很冷,贪睡的我经常踏着上班铃声进车间,师傅已经搞好了卫生,还把火炉烧得热腾腾,桌子上,一杯茶水凉凉适度正可口。有时师傅还会从家里带来几只番薯,放在炉子上烤得香喷喷,给我解馋。

师傅虽然文化不高,但他一遍遍耐心示范、手把手地教我技术要领。等我能基本独立操作时,他就经常给我当辅助工。一次,他站在铁架下面协助我,电焊火花溅到他身

上,把衣服烧了好几个洞,手臂上起了泡。但他一声不吭,等我完成任务后才离开。

那天一台蒸汽机车清灰箱拉杆断了,需要钻到灰箱里焊接,恰巧师傅感冒发热,领导只能让我硬着头皮顶上去。谁知当我刚准备进灰箱时,在家休息的师傅来了:“这活你没干过,有危险,我来吧。”

灰箱潮湿窄小,电焊机的空载电压有七八十伏,换焊条时师傅被感应电麻得直哆嗦,但他却一再拒绝我换着干的要求。半个多小时后完成任务,师傅直接去了卫生间挂盐水,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

说过师傅说师娘。那时我正发育长个子,每月**40斤**的定粮不够吃,到月底前,我的饭票总要“差”几天,为了省粮食,星期天我干脆就在房

间里睡觉了。那天我正“赖”在床上,师傅的大儿子阿虎敲门了:“哥,妈叫你去我家。”

师娘端了碗热腾腾的饺子,上面还放着诱人的红辣椒,自己腌制的生姜,馋得我直咽口水,稀里哗啦,一碗饺子就下了肚。从此,每月总有两三天能尝到师娘的手艺,我现在的“吃菜怕不辣”,就是师娘烧的湖南菜熏陶的。

其实师娘家粮食也不宽裕,师傅在房前屋后开垦了一些荒地,下班后种些南瓜、玉米、土豆和番薯,搭配着粮食一起吃。师娘说:“你这么小就远离父母,正在发育饿不起,万一饿坏了,怎么向你父母交待?”

在师傅身边的三年半里,我的被子脏了、工作服破了,也统统由师娘一条龙服务。

难忘记忆

## 军营改“土话”

○翁建飞

刚踏入军营那阵子,班长提醒我们要学会讲普通话,否则五湖四海的战友,叽里呱啦的方言,会把部队弄得不成体统。班长为此还举了一个实例——来自北方的不少兵员,容易把“人”读成“营”,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一个漆黑的夜晚,有一位侦察敌情的北方兵跑到指挥部向首长报告,前面来了一个营(其实是一个人)。首长想,敌人过来一个营,我方当调遣相应的兵力出击对付。赶赴现场观察,结果所见的只有一个人,并非一个营,闹出了“乌龙”。大伙儿听后,禁不住哈哈大笑。

班长讲的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不得而知,但恰恰将掌握普通话标准发音的重要性告诉了我们。

然而没过几天,类似的“笑话”在我们班上演了。同乡一位个子最高的战友小楼,在训练走正步时,不是踢腿稳不住,就是同手同脚。班长恨铁不成钢,当着十多名新兵的面,严肃地批评了他几句。而小楼却冒出一句泄气话“我横竖勿相干啦!”(诸暨方言,表达的是横竖不行)。班长听到“不想干”三个字,火气立马上蹿,“什么?到部队才几天就不想干了?”作为同乡,我们都知道小楼说的那句土话的含义,是被班长给误解了,便连忙上前解释,及时解围。

无独有偶,自己也因为家乡方言一时改不过来而闹过笑话。新兵下连不久,我凭借在地方时刊登于报端的几篇“豆腐干”新闻的资格,被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工作。有一

天吃罢晚饭,宣传股杨股长向我问及近期报道工作情况,我简单地作了综合汇报后,对刚寄出的反映军训队战士训练途中抢救一名溺水孕妇的稿子,进行了重点表述。我告知杨股长,为这则小故事按的标题是《溺水孕妇遇救记》。可由于我家乡的土话“孕、用”不分,我把“孕妇”说成了“用户”(音),对方听了一头雾水。直至我解释“孕妇就是快生小孩的妇女”,才使杨股长搞明白我所说的“用户”其实就是“孕妇”。真是尴尬至极。

虽说人生总是在纠错中不断成长,从历练中走向成熟的,但就部队而言,地方口音重、发音不标准,或者普通话中夹杂方言,轻则导致交流不畅,重则贻误重大战事。两次“笑话”经历,让我意识到了“土话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作为一名文字从业者,更需练就咬文嚼字、伶俐表达的真功夫。于是,自觉吸取教训,注意言语表达,努力改“土”为“洋”。

从部队回到地方后,我发现当地的一些官员不知是认错了字,还是未能真正理解其意,又或者所谓的约定俗成,常把“棘手”念成“辣手”。对此,我曾专门撰写过《辣乎? 棘手?》的言论,见诸报端,以示提醒。“辣”和“棘”虽然字形相似,但读音和字义则完全不同。人手接触“辣”不可能有“辣”的感觉,用“棘手”来比喻事情难办成,或问题难解决,显然不当,只有用“棘手”才确切、妥当。所以,“棘手”二字不应该出现在人们日常的语境中。

新书评介

## 对中华民族文化

## 精神的新观照

——读吕洪年的《万物之灵》有感

○卢江良

在我一贯的印象中,大凡学术著作,犹如日时的教书先生,总是板着一张冷脸,正襟危坐在那里,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感觉让人难以接近,更毋说去亲近了。所以,在收到吕洪年先生的《万物之灵》之前,我暗付它应该就

是那一类的作品。然而,在认真拜读之后,我颇感意外地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吕老先生的这部著作,作为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固然有它的“正经相”,比如:第一章“绪论”和第二十二章“结论”,那绝对两篇深奥的学术论文。可其余的二十章,也就是正文部分,显然换了一副“新面庞”,变得生动活泼。

中国有句俗语,叫“文如其人”。《万物之灵》这两种风格的有机融合,应该说比较契合吕老先生的个性。我跟吕老先生相识十年,从刚开始的点头之交,到最近一年的密集交往,他留给我的最直观的印象,也是“正经”与“活泼”的互融。我每次遇见他,他总穿着红夹克,戴着墨镜,中气十足,看不出已逾耄耋之年。坐在台上,他挺直腰板,不苟言笑,不左顾右盼,轮到

他发言,声音响亮,思维清晰,逻辑性强;到了台下,他跟你谈笑风生,聊嗨了,就兴高采烈,宛如一个老顽童。这正如他这部著作中“绪论”“结论”与“正文”之间的风格差异。综观《万物之灵》,我们不难发现,其借鉴《山海经》的纲目编撰体例,将书中提到的“神物崇拜”按类别划分为“自然”“动物”“植物”“图腾”“器物”“躯体”“生殖”等**9大门类**,细分为涉及“天地”“日月”“野兽”“鳞介”“服器”“纹样”等**22部类**,考辨出处、解读变迁历史,并分析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想象和观念产生的影响。这是吕老先生长期在大学从事写作学讲授、辅导、批评和讲评的同时,耗费**40年**漫长光阴,呈现给读者的一部

集“民俗学”“社会学”“哲学”等于一体的最新研究成果著作。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部著作中,吕老先生将“文献”“考古”和“口碑”三者结合,互相穿插,形成了一种与其他学术著作迥然不同、颇具特色的研究风格。提起“口碑”,就是老百姓口耳相传的,按一般学者看来,难登大雅之堂。但吕老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实际上,文献也好考古资料也好,离开了老百姓的口耳相传,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不过是书本到书本。”也正因为他把“口碑”引入了与“考古”“文献”并列研究的范围,等于将“民间文学”带入了“象牙塔”,同时也把“学术研究”带出了“象牙塔”,使得这部著作既高大上又接地气。

当然,吕老先生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应该不仅于此。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在浙江省高校率先开设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1982年**正式出版教材《民间文学论文集》、被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誉为“民俗学在浙江的种子”的他,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于详解**108种神物崇拜**、剖析神灵崇拜文化的根源和原始信仰的来历,来宣扬人类的早期文明,破除各种迷信,启迪读者珍惜历史,而从更高的层面上而言,他还想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进行一次新的观照和理解,以有助于我们对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与铸造。

